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二九回 救賢婦周氏還魂 罵腐儒濟公說道

話說濟公正然同了周氏兄弟並徐貴走進房裡來救周氏，那知忽然退出，說道：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死也只好聽他死罷！」三人聽見，就攔著房門跪下說道：「師父因何忽然不肯進房救人，究屬是何原故？」濟公道：「這個原故，俺卻不好意思說，想你們也該明白。」三人道：「我等真不明白，就請師父說明了罷！」濟公道：「你們實在苦苦的要我說明，俺就說了罷！昨天晚間還算來的是衙門裡的同伙，你徐貴就賴道有奸，把個知文達禮的婦人逼得尋死。俺此時若走進房去，將來你們夫婦相吵起來，不是又要栽害那人偷和尚了嗎？這個嫌疑我和尚是要避的，萬萬不能造次。」說畢，裝鬼似的就要往外逃走。三人聽了這話，雖然看見他做那要走的樣子，心裡早明白他是鬧的笑話，便統統站起，將濟公帶拖帶拉的請進房去。恰巧此時蕭麻木也跟得來看濟公救人，便站在旁邊，濟公向蕭麻木說道：「你可看見嗎？以後要向人家內室裡走，總要像俺這樣，請的請，拖的拖，求的求，然後進來，方保沒事。要像你昨晚溜進來、逃出去那種樣子，不是活活的丟醜嗎？」蕭麻木被他笑耍了一頓，真個無言可答。濟公這才慢慢的走至周氏屍旁，將周氏鼻息一按，對徐貴說道：「你快些把他鬆下扣來，將他平躺在牀上，讓俺好來施救。」徐貴才要動手，偏偏那不識霉的周大說道：「師父莫要記舛了嗎？小可嘗看見醫書上說過的，大凡救吊死的人，必要將下身抵住，撤上氣來，才能落繩，否則繩子一落，那氣直從下竅走失，那就不得回來了。」濟公一聽，不覺無名火起，說道：「你說的話一些不餚，幸虧你看過書的，俺卻一字不識，就請你去救他罷，諒情也用不著我了。」說著，站起來向外就走。徐貴見了，只得丟了死屍，忙走來將濟公拖住，說道：「他們那些臭文，師父莫要睬他！總之求師父慈悲，小人的夫婦要緊。」週二也抱怨周大道：「請你就不必開口罷！還說什麼書不書，你真正要算不知進退呢！」周大自此再也不敢開口。

但見徐貴一面把濟公留下，一面將周氏鬆了繩子，在牀上安放停當，濟公便從腰間掏出一粒轉魂丹，向周氏嘴上一放。周氏上吊的時刻，因圈子做得大，卻吊在急喉上半，所以死得閉口合眼，牙關緊閉，並不是伸舌頭、掛眼睛那種吊死鬼的惡形。濟公見他口唇不開，那轉魂丹不得進裡，便用手將嘴唇扒開少許，將丹藥納人，然後用指頭捏了個訣，對著周氏的嘴，連留連團的。但見那周氏嘴裡就同搬青果一樣，這面滾到那面，湧了有幾個周轉，忽然的無影無形，不知何處去了。不上一刻，又聽周氏腹中嚙鹿嚙鹿的怪響了有一頓飯的時刻。濟公又在腰間掏出一個鈕釦大的小葫蘆，就在裡面倒出一星星末藥，由周氏鼻竅吹入。忽然見得周氏上眼皮連動是動的。此時這屋是男男女女足擠了一屋的人。那周大受了一肚皮嘔氣，坐在那椅子上納悶，忽聽見一個個的說道：「眼睛皮已能動了！」他便將大眾分開，擠到牀前，就用那近視眼看文章的架落，瞅著妹子面前，臉對臉的細看。不料這個時候，剛剛末藥的藥性已經走足，周氏忽然的咯切一個噴嚏，連痰帶涕的就打了周大一臉。周大連忙下牀來去尋水洗臉，那周氏便在牀上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悶煞我了！」一房的人見周氏已能開口，莫不嘖嘖稱奇。徐貴是格外歡喜不過，便對看的人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諸位請回府罷，沒有事了，改日再為到府奉謝。」一時的只聽得呼哧呼哧的，喊妹妹的鬧了一陣，大眾皆紛紛散去。

徐貴就請丈母照應周氏，便把濟公等請到房外，對洪守正說道：「老仁兄，小弟有一件事奉煩，請你到暢敘園叫一桌烤席，叫他暫時送來。這位師父，我也沒得報答他老人家，曉得他最喜歡吃酒，就請老兄同舍親、蕭伙計等作陪。」濟公聽見說道：「不必不必，你家對門酒店裡，我還有酒同菜吃了一半，存在他那邊。他家的菜到很對味，俺們就到對門去吃罷！」徐貴道：「酒店請客，不大恭敬，還是叫席來才好呢！」濟公把眼睛朝他一瞞，說道：「你這人有多狡滑，嘴裡恭敬恭敬的說得倒好聽；難道俺要向東，你要向西，這就是個恭敬的道理嗎？」徐貴受了他一頓強詞，那敢還同他違拗？只得說道：「師父莫怪，師父隨喜那處，小人遵命是了。」濟公道：「既曉得遵命，就同我到酒店裡去，俺同你便一筆勾銷；若再給俺半個不字，那就怪不得俺同你拚命。總之，俺救活你家一個，拚死你家一個，那閻王簿子上一顆衝訖戳子，也還抵得直，俺了沒什麼罪過在那裡。還有一句話，俺交代你，你這兩位舅爺同去吃酒，千萬不能詩云子曰。俺生性有個壞脾氣：只要有酒，就靠著毛廁旁邊都吃得下去；但是遇著讀書的之乎也者兩句一談，那便不由的作起噁心，真個要嘔得三天三夜，直即要把去年肚皮裡留下的存貨，一股包教都嘔盡了才得平安呢！」當下週氏兄弟見他如此難纏，句句嘲笑著自己，本不情願同他去吃酒，但是窮書呆子沒一個不好吃，心中罵道：此時佛家當道，我們讀書人且受你些氣，有朝一日，辟除佛老，賣和尚、逐和尚的時候，我等再為報仇不遲。此時且忍著氣，混他一嘴，油油肚腸，再作道理。想罷，卻然徐貴已統統招呼過濟公，因此弟兄兩個也不開口，就跟著一同出門來，向酒店裡走。

濟公一見酒店裡的那人，便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可不是會帳的人尋著來了嗎？你這人也太覺小氣，先前俺走的時刻，不幸虧兩隻腳幫俺的忙跑得快，要是慢了一步，被你抓住，照你那種狠相，真個要把俺吃下去的打了吐出來才稱心呢！」那人此時已曉得他就是濟公和尚，雖然被他一頓收拾，那裡還敢辨別？只是強笑著臉說道：「師父莫怪，小人馬上給你老陪禮是了。」濟公隨即仍跑到那張桌上，搬起那壇酒，篩了一大碗，啞啞的喝了幾口，這才坐下，抓起那只狗膀，又咬起來了。週二見濟公坐在桌子橫頭，忙向正面指著道：「師父還居首席才好，你老坐這旁邊，那小人們不是沒處坐嗎？」濟公候他說完，便拍手呵呵的指著週二說道：「你這渾人，可算慣會說渾話。小人沒處去坐，不會坐到他娘懷裡去吃奶的嗎？」此時洪守正見周家弟兄屢屢被濟公沒趣，面情代他難處，只得說道：「二先生，你老不知這位師父的性情，就便太后、皇上，以及我們家裡老爺，都曉得他歡喜隨便，最恨拘禮。我們大家就坐下來罷，免得討他老人家厭棄。」就此大眾便團團坐下，堂倌拿來杯筷，徐貴就關會堂倌，喊了幾樣菜，又添了兩壺酒來。不上片刻，酒菜皆到。那酒店裡面掌櫃的又切了一大盤透明的咸狗脯，送到濟公面前，說道：「這樣菜是不要錢的，作為得罪師父來陪禮的孝敬是了。」濟公見了這一盤上好狗肉，這一喜歡非同小可，忙說道：「領情領情領情，你東家也忒費心了！莫說你東家並不曾真個得罪俺，就是打了俺、罵了俺，也算不了什麼要緊。你請有事去罷！」說畢，便將那狗脯向懷裡一塞，又說道：「此時卻有好的吃了，那壞的且收起來，留著回去坐在鋪上，一早一晚的嚼嚼，也是好的。」濟公就此大塊的狗肉，大碗的燒酒，吃了個稱心滿意，也不同人拘禮，也不同人說話。

但聽桌上洪守正有說有關的，盡說的濟公在外面醫人疾病、救人患難的那些話。濟公見洪守正雖是滿口的稱道他，究竟說不著他存心的道理出來，便將手上那只酒碗蹶的向桌上一擲，說道：「我的洪書班老爺，你快些清住貴口。照你這樣說法，俺和尚在臨安一日，那臨安的城隍菩薩面前，不是倒不發市嗎？要曉得俺和尚的道理，全是個福善禍淫，替天行道。就如今天，俺做的這件事，也不是遇見死人就救活了，遇人有禍就救轉了；假若周氏他不是個節烈的婦人，假若蕭子他不是個賢孝的子弟，俺也只好聽他死的死，亡的亡，坐牢的坐牢，辦罪的辦罪。但他們既是孝子節婦，俺所以才來救他；就是沒有俺在此地，有他倆這節孝的道理，也必定另外有個機會，叫他們不得亡生，不得受罪。就如日前宮中內亂的事件，俺和尚不會作法，叫他們不得內亂，豈不省了多少手腳？不知大數已定，內中有許多應該傷家的、亡身的、受罪的、避難的、升官的、發財的，俺和尚能用法力化做沒事的嗎？就是俺和尚道天行事，必定也要另生節枝，還要歸成那個定數，才得罷了。」這一席話說得大眾啞口無言。徐貴才曉得周氏是千貞萬烈的婦人，蕭麻木才曉得是自己的孝心感格天地，各自暗暗歡喜。

內中單有周大仗著自己是儒教的秀才，到底不大佩服，因問道：「請問師父，你師父守的那佛教的道理，可是同佛印禪師一樣的道理的嗎？」濟公道：「怎麼不是一樣？」周大道：「既是一樣，當日佛印禪師同蘇東坡談心，沒句話不用文法，因何師父獨惡嫌愚弟兄用文法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濟公聽畢，不禁站起身來，臉朝著板壁，笑了有半個時辰，這才回轉身向周大道：「虧你好意思還提蘇東坡。蘇東坡為一代大儒，出口如吐珠玉，他滿口的文法，像你這嘴裡不通的之乎者也，可有一個字嗎？俺不是惡嫌你談心理文法，俺是可恨你用不通的文法。假如你也同那蘇東坡一樣的文法，不但我和尚不敢說你不是，你弟兄兩個也不至於空擔個讀書的名目到今日了。而且還有一說，俺和尚在外面，就那儒、佛兩教的人，也驗過不少。大率做和尚的嘴裡一口一聲的『阿彌陀

佛』，大半皆是奸盜邪淫；讀書人嘴裡一口一聲的『之乎者也』，大半都是狗屁不通。俺不怕你們弟兄見惱，大約總犯著這點毛病呢！」

周家兄弟此時被他說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又羞又惱，反轉洪守正用那閒話代他們過門，便向蕭麻木道：「請問蕭伙計，你這個尊名，究屬誰人送你的呢？想情你的正名必不是『麻木』這兩個字啊！」蕭麻木道：「我小時也不曾到過書房，並沒個什麼正名，□一歲就到衙前班房裡跑買。我父親在時，人本喊他『蕭麻木』，所以我那小時，人就喊我『小麻木』。『蕭』同『小』本是同音，所以這『蕭麻木』的名字就喊得傳下代來了。我心裡也甚憂愁，假或明日討了親，生個兒子出來，人必定要喊他『小麻木』，到我死後，必定又頂了『蕭麻木』的正名了。就此一代一代的先叫『麻木』，後叫『蕭麻木』，這個『麻木』的名頭，不曉得那一代才傳完結呢。」通桌的人見他這樣說法，沒一個不哈哈大笑。忽見濟公站起身來，將大碗酒喝了乾淨，又把酒罈子搬起倒著喝著，喝空了罈子，對大眾說道：「俺走了，俺走了，俺還有要緊的事呢！」徐貴忙起身，還要問他周氏可要調養吃藥等情，那知他一溜煙的早已出了酒店，不知何處去了。畢竟濟公有什麼要緊事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